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董熙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八

餘姚黃宗羲編

解二

充然子解 顧懋

予既放孱在南荒羸無餘金衣弊芾完隷籍戎行武夫怒呵荷鍾負戈疲於奔命哼噓毒癘靡間寒暑世無知已名聞不彰矻矻於役可謂窮矣予乃不窮其窮自號曰充然子且取以命其居又自題其扁以其號而諱其

姓與字忽馬若與斯世不相為者求其為人則謹慤諾尚節槩重義輕生勇氣騶發平居常慕公孫杵臼之行而自恨不得與之同出處託死生甚而至於慷慨激烈形諸歌咏以想見其為人善顔讐之事親而傷今世無仲由蔑有納金於衛以贖之者其輕財善施隆師重道之鋭使得仲尼而事之可以掩公良孺之名而淺陋率畧安於小成讀古聖賢書未及通誦語孟輙把筆為文章累數千百言往往以管見顛倒前人之是非且謂君

子學以求聞道道果在是何有乎窮歲月弊精神掇拾陳言雕蟲篆鏤以夸工於時也奈何計墮迂濶拙於謀家糲食藜羹累至匱乏既不能自奉其身又不能鳴號其饑於一時之貴游惟稍稍知發於詞藻以自見凡在縉紳君子莫不加嘆勉之以相其勤永樂巳丑春嘗用天官卿薦敘情起事青宮拜正字矣未始以利禄貳其心繼嘗以正字遭斥逐矣亦未始以憂患貶其志怡焉食焉樂以終日而不自知其一蹶至此衆且咎其偃蹇

傲兀酷似夫不近人情而充然子則捧手釀笑佯謝踈僻衆亦卒莫知其所得即其言動形色則灝然而容淵然而貌不拘曲廉以為讓不事繁詞以為辯屈圓就方黠巧捧拙泛與物會而無滯情焉客有湖海之士怪而問曰子襲先緒蚤事東壁垂紳正笏侍帝之側樂見絶域荒種貢獻相望浮航而來庭者四方雲合威儀舄奕華夏同風揺唇嘵嘵咍嗚當世之盛仰王化而頌聖德退訂六經之謬刻畫模寫取裁於上以贊時制以昭盛典

於是立雲霄之上覲日月之光登蓬萊造鵷班挾所有以炫於時而所私適售投肯綮於慮外秉志以騁求必得而願必遂適哉時乎子之無色喜於遭遇未可知也一旦所好不投齟齬百出蹭蹬戎伍間失身為介冑之士吾方意子膽落瘴癘之墟不暇今子顧以充然自名而又以名其寓軒不惕惕以安不戚戚以喜等身世於浮雲忘胥靡之可耻其為究固非愚者所能深喻然或議以為視屈如伸以失為得是謂中情不實情不中實

則端欵相戾端欵相戾是名不祥不祥非惟名訕於一時亦以開悔端於異日敢問明德亦何取於矯飾然也充然子舒徐而笑曰噫嘻曷識予之指哉予少時衣食於父母豢養於逆樂縱情六籍溺於見聞挈所性之安而與陳腐俱化不涉世故蔑知時艱芥視青紫之榮敏手可拾談胸中之耿耿於吳楚間亹亹不忘於喙上追姚姒下詔嬴劉旁及趙宋靡不究臆括前代廢興治亂之機於舌九之端而與天下之好惡辯智相尋於無窮

遊轍既廣所見滋濶於是隱然自得以為向之所恃者在是矣再進而談於京師則十九不合年邁終軍齒力益壯至此始稍悟功名事業又未可倚之以必集也厥後僥倖遭遇僅録於時究其所自實出於偶然而亦未嘗知所謂得之者繇是也乃今困踣之餘然後憮然悼身外之事富不足羨窮不足嘆廟堂丘壑貴賤勞佚茍可以通吾意養吾氣暢吾四體而取足於一旦之安者無往而非平生之志夫子以詰鄙人鄙人不敢隱願辱

明倫之教客曰吾子情信而有辭無乃學孔孟之徒歟若然愚不敏請即孔孟之道而明之曰唯唯客曰竊聞古人稱聖賢者莫孔孟若也孔孟何以得名於天下後世哉亦惟道濟於時功著於用澤施於無窮云耳仲尼之為委吏乘田司寇也汲汲求售唯計伸道班資崇庳畧如弗聞是故長沮桀溺交口而諷之以為夫子之德或病於此而聖人天下有道之嘆則寧為此而不為彼也孟軻間關七國柄仁義之機反世好以事齊門之瑟

者為貧乎為養乎亦曰急於行道以援天下之溺耳夫聖賢萬世之標準也故曰君子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然則進亦憂退亦憂未嘗一日忘天下而自安也吾子學孔孟之徒也卒所以去國而取棄於時者吾不得而知也若所謂事有可適於俯仰之安反身而求之則快然以為意外之遇者不佞得以有辭焉奈何以一顛頓之累而輒貳其初也不然則充為盈數在數為極盈者不可以加盈必終之以虧極者

不可以加極必資之以元此歆器之銘所由作而吾子之牿亡反覆不勝其自持者從可卜也充然子唯唯否否而應之曰固哉夫子之求聖賢殆異乎吾所聞也鄙人之所聞者與人異請陳固陋惟夫子擇焉周衰哲王不作禮樂委地聖道澌盡詐力相秉天下之趨於壞有甚於洪水未平之勢也方是時孔孟負聖賢之責出應灼爛沸騰之變誠畏天命而憫人窮也乃不得已而操濟川之舟觸蛟龍冒風波決横流而放諸海使智術之

衡舒為安流而仁義道德舉而出諸股掌之上危檣勁櫓投顛頓於一㩻柁之安而儼然無恐者有不啻倚南山而坐平原焉是故以障狂瀾之僨則起以拯魚鼈之民則化以承萬世之責則塞然則聖賢無乃有所恃乎方今聖人在御四海一家握乾符攬化機遠撫長駕荒要賓服坐赤子於衽席之上措磐石之基於萬世不拔之固多士輩出稷契盈廷文恬武熙政實具修方將作禮樂修封禪石勒泰山著一代之偉績以期垂光錫祚

於無窮焉矧予以椎魯之質遭承平之世則耕鑿於野以祝堯年顧亦分内事耳尚何有他求哉且鄙人為器譬之僅勝溝澮之陋舟不幸而强之以為濟川之具則必有漂沉之溺而已吾知其不足為也比嘗忘已量之所稱挾不足之器以求試小涉於徑海之危焉失意而歸舟師慄然奮掉之氣去昔百倍而惴惴之軀僥倖不至於獱獺之所魚肉者無幾矣夫子不審時之治亂士之賢不肖而輙以聖賢之責加諸人何異夫强澤中之

麋而被之以麟兕之章者乎夫厭窮利達天下之同情也然命之所在不可以幸而進是故君子不得於彼則雖飯蔬飲水曲肱而枕亦足以寓吾之樂安在皷弱抗轍觸人之機以求免斃於一蹴之怒邪予嘗讀秦丞相斯傳而得太史公之旨矣何哉自期於有為者乃志士之累而東門黄犬之嘆政出於羨廡鼠之漸也夫子以利進之道求聖賢殆異乎吾所聞也鄙人之所聞者與人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仲尼有是言矣毋意毋必毋

固毋我七十子記之書矣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孟軻以聖之時者詔後學矣傳不云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孔孟之所以為孔孟也而夫子若未之究予雖固陋嘗奉教於長者矣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令吾所處之地果如何而夫子之言則過矣且君子之量要必至於不可涯涘限量而後不累於物是故晏子不

欲使人指名其治行房杜不使秉筆者品題其相業子房之掉臂長往陶朱公之間津於五湖者然也必若所喻則鄙人之事業可指而議矣夫子盍求魯仲連黄叔度之為人乎夫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服於樊籠此三者豈不足乎跳踉以自便哉特出於制御之下是故牛不可有觸馬不可有踶鷹隼不可以有擊搏不幸而即其俛首貼耳附於人而不去者遂指以為物性之安其常則過矣吾從而縱之又孰知其不鵲厲而喜以為

向之僅免於罥鑊者常在於毫髮乎魚相忘於江湖不知江湖之深也獸相忘於林藪不知林藪之廣也一或知藪澤之深廣未必非侥倖羅餌之餘而始得之也人有恒言鵾鵬斥鷃各適其所欲螟蛉螻蟻各得其所終巢由帝堯各靖其所志泰山秋毫各安其所受嗟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如何我豈可坐視褻天之咎邪亦惟隨遇而安處困而亨委身大化以道理相為始終而洞視死生得失若太虛浮雲之變虛以受益靜以出動熙熙

陶陶與元氣渾融而相忘於無何有之鄉而已耳予豈故為炳炳琅琅矯世獨立自疑於匹夫匹婦之量耶予又安知夫盈虧滿覆之理得以取病吾之終身者邪夫子教我以求世之道若曰屈情應物驅衆人之欲而求售於吾身進不辭勞退不諱辱歙歙訑訑迎合以撒有死而弗居必也毋奔競毋苟得毋墮乃職毋蔽于苞苴抗大節以披逆鱗迎仁義之機以作雍熙之治進賢舉能去讒遠佞約君心之向背而納之於至中富貴之加脫有

以戾吾順事雖萬乘之卿不一日而屑就忽幸而道合義孚言聽計行則必使社稷倚吾以為固朝廷倚吾以為尊邊遠倚吾以為畀蒼生倚吾以為命日月倚吾而用其行山川倚吾而安其常禽獸草木倚吾而各得其情堯舜湯文周孔之道倚吾而不墜於地謀猷進於廟堂而廉恥禮讓之風霆行於九有禄位顯於當時功烈著於不刋使天下之怨仇卷舌而不敢私議政成而歸功於時寵極而善後以忠勢尊而遇下以畀道伸而行

也吾志其有寧也道塞而不行也吾固守而弗通也士有終身而困且辱也道不可一日而小屈也於乎懿哉誠大同之所趍而有志斯民之所同顧也客乃黙首黙會猖狂而進曰吾乃今知明德信所謂融深凝遠之度矣雖然富貴移人人多溺焉竊怪夫愚者過慮尚懼吾子有定見而未能加定力於此也盍勉乎哉充然子乃攝衣而起再拜而謝曰予也可謂天下之至愚者矣游於夫子之度中竟日而不自知也於是坐客而志其問

答之詞曰敬奉教

禮解　顧彥夫

婦有七去古也載諸經今也頒諸律豈聖人或失之忍哉不得已而豫為之防爾葢知不順父母去或能執婦道矣知無子去或能畜妾而子矣知淫去或能以禮自閑矣知妒去或能無違夫子矣知惡疾去或能令其夫再娶矣知多言去或能戒於長舌矣知竊盜去或能謹其取予矣以是為防而莫之改焉則為之夫者如之何

而不去哉若姑息苟容其為家門之禍烈矣今之士大夫於婦之可去者如鬼怪神妖非惟不能去且莫敢犯焉或去之則人以為薄德而瑕疵之居官者往往坐是不振嗚呼此天下之婦所以肆行而莫之顧忌也或曰儀刑在我我不之責而責之婦人可乎不思孔門三世出妻豈儀刑之道亦有虧哉陰惡之性化之無自不得已而出之耳若有三不去而或去之斯則失之忍也世之君子守經以論天下之變執律以定天下之罪幸勿

為婦人立赤幟也當今之時有能去可去之婦吾必謂之知經者矣吾必謂之知律者矣吾必謂之大丈夫矣若吞聲隱忍反為婦人所制雖可去而莫之去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又解　顧彥夫

天下疲癃殘疾皆仁人之所矜憐惟恐其失所者也況妻以夫為天仰之以終其身不幸而有惡疾為夫者其忍去之乎聖人列為七去之一無亦累於仁乎曰此其

所以為仁也葢婦人陰屬也悍妒實其恒情且既有惡疾其性情隨之而惡者十或八九彼以為我妻也齊於夫者也雖有惡疾不可去也則其夫不復再娶又不容置一妾以接之焉則終身無子矣此聖人所以深思曲慮列為七出之一使之莫敢誰何而善心生也其去無子之婦亦然惟如是故再娶在夫置妾在夫婦人有所警省可化而為善矣況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於去惡從善之婦誰忍去之乎與之生與之死可也雖賞之亦

不忍去矣況又有三不去之條以容之乎然則聖人去惡疾之婦非去之也留之也仁之也非絶之也為萬世為人夫者立大閑也為萬世為人婦者立大防也非聖人之仁乎

問社解　郭造卿

天子建國左宗廟右社稷宗廟之義所以尊祖而報本反始也社稷之義所以維國而重民敬事也社稷之義大矣古者立社之意其見於經傳詳矣周自武

王勝商班其社於諸侯魯有兩社一曰周社一曰亳社哀公四年亳社災故公問焉則所當對者有三觀夫莊公如齊曹劌舉成典而説之曰非先王之訓所以使之遵也社自勾龍氏後其制詳於周禮魯有社以來則自有成事可述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以不得專土地示以有尊也春秋譏遂事惡大夫專政也定公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大夫要諸侯盟於社其遂事亦甚矣若斯則在所諫焉君

不能保社稷至以社為廟屏屋其上而不得通陽棧其下而不得通陰尸亦以刑官為之戒其為社稷僇也若諸侯之社則王者能變置之魯國至哀社稷既危矣亳社之災況為國亡社哉此則當咎其既往而使之監戒焉者也宰我不知乎此乃以土宜木為對夫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栢周都豐鎬宜栗各社不皆松栢與栗也古者尚書亡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夫亦不必以各代

論矣且栗使民戰栗而松而柏何取耶此皆妄對而大
子不辨之者以其昧乎大義而惜其不能為社稷重乃
以松以柏以栗且云使民戰栗何哉若其戰栗之言不
過謂民致敬於社而戰兢齋栗之云非取戮人於社之
義乃謂啟時君殺伐之心蓋亦幾於深文者也且謂其
言已出不可復救則責之曰既往不咎可矣答問之間
未必成事若既成矣又言未成而遂者何哉考之臣子
於君父言諫未聞師與弟子稱諫者也聖人之言吾決

其不然也況彼八佾雍徹之類事之成而乃說之既與之五秉矣既使門人為臣矣而皆說之何卽伐顓臾旅泰山皆事之遂成者又何必使之救之止之也為季氏聚斂者鳴鼓以攻之使為費宰者而斥其賊夫人之子奚不以既往而獨咎之如此哉

南東其畝解 郭造卿

禹貢雍州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原隰厎績至於豬野此卽南山禹甸畇畇原隰之證葢治水成功自

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非無謂也劉執中云周京於鎬南距於山其田獨廢故此以南山為言疆理之制劉氏見於小註已詳又云南東其畝順地勢水勢之所趨得之矣蓋天下大勢地不滿東南其間豈無西北下者制田亦宜因之但此詩專主東南非舉以互見西北也考禹貢灃水註出終南山東入渭南注之則終南水大勢東南下矣註畝壟也此本書傳壟畝也史陳勝傳輟耕之壟上師古曰田中之高處爾雅丘如畝畝丘則畝

亦高矣食貨志后稷一畞三畎廣尺深尺壝壠土至壠盡方與畞平則畞又不止深尺廣尺矣人知田之謂畞不知畞之攸名古者步百為畞封土界之即今之塍說文所謂田畦也自其畞之中而言謂之田自其田之界而言謂之畞非此為之識別何以有彼畞此畞之分邪今人以田為畞號畞為塍猶知二五不知十習之不察焉耳周禮稻人以溝蕩水以遂均水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井方一里田九百畞此言十夫舉成數也遂者

水之道深廣各二尺在百畝之間乃一夫所獨通田水入溝溝水入田者也溝者水所鍾深廣各四尺在百畝之外乃九夫所共遂水灌田必資於此田水入遂必洩於此者也由是洫澮川海疆理之大凡如此故土無異壤向背必審其宜水不平流高卑必順其勢地勢東下水因東注故橫溝於東以受之遂則引田水以入溝必自高直下始順東既卑而與溝橫無受遂水之理西高水無逆就之勢且間田而難達於溝又非遂之所宜北亦

如西之高均之不可遂矣惟南與東而俱下遂又以自西而東直達於溝故遂在南而畝因之不容以復東故亦南其畝使田中之水耕則豬之穫則洩之藉是畝以為隄防且使遂水常流不至溢於田遇旱引溝水入遂遇潦引遂水入溝皆限制於畝東其畝做此因東南其遂故東南其畝註於西南其戶引此為證葢田在遂北則南其畝田在遂西則東其畝猶在北者南其戶在東者西其戶也若以溝論溝東則田西溝南則田北詩特

據遂而論以田水必趨之遂而達溝溝水必經乎遂而納田也大抵溝遂皆在東南畝既因乎遂故據田在西北而觀則畝俱在東南耳或謂自西而東者不至溢乎南自北而南者不至溢於東此泥於西北之說當云不至溢於北於西始可或知遂在東南云南畝以障水之東東畝以障水之南此不必然遂淺於溝二尺使水盡淺於遂其勢自趨於溝不至乎障之而始東南也如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

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鄭玄稍人注曰丘乘讀與維禹敶之敶同其訓曰乘賈公彦疏曰鄭據韓詩為說敶是軍陣故訓為乘彼詩畇畇是均田之意是以畇畇為畱畱也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八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解三

乳母廟訓 仇俊卿

事貴合經勢嫌樹表若乳母有廟何始乎漢靈帝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左雄奏曰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惟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阿母王聖為野王君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天下所忻快初封野王漢陽地動今

封山陽君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灾尤急此皆生前爵里之榮猶未嘗立廟也若廟宇之創詎可以易言者乎昔東晉元帝為王妃虞氏先亡欲立廟王導與賀循論虞廟猶云於名則未滿於理則變常夫以帝子之妃而廟猶多議況乳母特設一廟恐於法理不經尤甚今嘉靖庚辛間嘉禾創廟不啻野王山陽之封大水為沴三吳漫渰百穀無穫得非陰氣侵淫為孽之應猶漢之地震者乎識者卷議而不能以大義裁其寵倖曷不聞恭

氏祖廟其灾異不一書即或曰此非請於朝而命之也自以貲賄之羸為卜吉為翬飛者時為郡侯者改豫備倉公地以定其址闢四近民居以拓其規旦夕臨工所猶自嗟不能厚餽以逞其快噫其向進之心亦勤矣夫善乎漢孝武之處乳母東方朔之為營救追韓晉公之守法禮者不可多得宋太宗責益王乳母用以正輔道斯其治之鑑與按禮曰世子始生負以士之妻大夫之妾卜之吉以食䭇之此乳母之謂也夫乳世子不以內

官嬙媵之襃外方裙布之麗必以士大夫妻妾雖士大夫妻妾亦不輕狥必俟太卜告吉然後用之舉世子則太子可推也如是而用之馬有乳母驕恣之弊重國本者當取法於此可也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九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

餘姚黄宗羲編

解

七七義 朱元弼

世以死者七日為受罪之時遂作佛事以解禳此固妄誕之論然傳襲之來既久遠邇相同亦必有故問其人不知也嘗思以為虞祭有七之義此亦未瞭後讀論衡訂鬼篇有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别氣人病死

甲乙之鬼至矣然而殺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如驗之以甲乙日病者死期常在庚辛之日或本命所屬為其所殺也時刻亦然余以是思之此則五行相尅之理如木日鬼金為之殺金日鬼非火為之殺乎推之七七之說恐亦是此理以其相尅之禳解遂延增妄誕之說然亦未知王論何從生余推之者何如姑識之以俟明理君子雖然七日來復周易之義也古先聖賢言之詳矣並以識存則七七之義自見

周誥疑 丁自申

蘇氏曰余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大誥至多方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何也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甫定人自膏火中出始念殷先七王如父母然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不能止也其說似待殷民厚矣而吾恐其未必然焉夫殷民之所以不服周者其民何民哉觀武王之數紂也曰崇信奸回曰昵比罪人朋家作仇曰乃

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紂之所以肆行凶虐貫稔罪惡者其左右實繁有徒也吾意紂雖誅矣而餘黨之散在四方者既已失城社之威必欲張犄角之勢其相與謀作弗靖也特待有間而發耳故乘三監之叛而嘯聚響應者又將有如林之旅盡以武庚為私人也蓋不獨徐淮為然孟子言周公誅紂伐奄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朱子以為黨紂虐民者是已然雖已滅之不過墟其

宮室屠其君長而已而五十之國其脅從之小醜助惡之餘孽則誅之不可勝誅也彼謂殷之頑民者即此類耳是所謂奸回也有罪也逋逃而淵藪者也而豈前徒倒戈之衆與夫篚厥玄黃之士女哉乃周人之誥之也猶曰予乃大降爾四國民命且申言之非畀命之自相告戒猶不忍以頑民目之焉以此見周家忠厚溢於八誥之篇而彼民之朋比為仇者則猶姦宄商邑之餘習也說者乃謂周之頑民為殷之忠臣夫殷之所以喪者

由諸人之濟其虐也此而謂之忠臣則微子箕子非歟然微子不辭作賓之命箕子親受改容之訪不聞以二子歸周為負於殷也信如蘇氏之論則紂之毒痛四海者其罪尚淺未足以葢七王德澤之深彼民特憤於一時猶思於既往而武王伐暴救民之舉亦不諒於殷之民心矣使後世之奸雄得以藉口者此論啟之也漫書所疑以俟高明者訂焉

祭祀章 羅虞臣

記曰夫祭過亟則黷過踈則怠故始祖尊者也其祭也以歲高祖而下親者也其祭也以時尊尊親親仁義之道也然而忌祭不及高祖何也高祖五服之至尊者也於始祖則義為親於祖考則情稍遠且忌祭者君子痛泣之餘祭也齊衰三月服之將竭者也故忌祭不行於玄孫墓祭上及於祧祖何也曰墓祭闕則掘發之奸起子孫不忍先人之蒙禍故墓祭不可廢也禮祫已祧之主於廟今祭祧於墓亦祫之遺義也不行於廟懼僭也

曰古者廟祭其主止嫡今嫡庶皆同享何也曰禮也生而聚同宴矣沒而祭如之何其不同享也夫祖考視子孫猶子孫之視祖考也今人有歲時之會獨其長子長孫在而衆子衆孫不與焉其心未能喜而飲食是故祭及其長遺其庶非所以宴樂祖考之心也且衆子孫顧視自家祖考不得與享於廟人情豈得晏然又非所以體悉羣族之義也曰皆有主乎曰主各設於私寢祭之日子孫奉主於廟祭畢而反其位如之何曰位各以其

班尊卑之分也班次序視其生之年尚齒也考東妣西主皆南向象生時男女之别也子孫異居而道遠其奉主則如之何曰古有題版書其名號位次訖事而藏諸夾室可行也其獻也如之何曰獻必宗子嫌奪嫡也執事各用其子孫以申孝也歲祭用冬至之前一日時祭用分至之日不筮日衆志定也擇士於前享之七日告豫也命士以上用少牢餘則特牲祭從生也品物𦙶於祭田所入遺子孫以可守也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有常數也凶年之祭殺其二止以春秋示變於常也故曰禮貴勝財不尚苟豐貧而不逮何疑於降其祭之物也雖凶年不儉貴其稱也貯有餘於廟五服之婚嫁喪葬者取給焉貧者倍之逮族之仁也以所貯為贈則宗人同焉私禮不行優貧也祭不與於內謹男女佚亂之漸也今人孝敬不如古人使舉宗之婦女並拜相接非所以持情合危交於神明之道也然則其亞獻也將誰代之曰主人有强力者自行之不則使其凡弟之長者

祝用四祖考異位也不幾於煩乎曰稱各不同也位必異祝所以達誠也總一祝則止稱玄孫似于專祀高祖而曾祖下皆祔食矣故丘氏謂初獻四龕畢然後讀祝非禮也其於祔位者何殤與無後也設位於高祖之傍東西相向四配之倣也祭止一獻無祝牲體禮略於祖考祭殤與無後之道也其拜位諸伯叔分左右而居前諸兄弟亦分左右而居後宗子位乎兄弟之中便於對越尊卑嫡庶之序也年高者休於他所禮老也祭神辭

神舊四拜今止再拜遵國制也周禮大祝九拜之辨曰褒拜謂再拜也註曰再拜之禮事尸與神也故集禮儀註皆以再拜為節曰今人見祖父母父母皆四拜至事死而再拜何也曰事生之禮簡故加於四拜事神之禮煩故止於再拜不受胙祭與諸父昆弟同也故不欲獨邀神貺㢃徹同宴神惠普也亦受胙之義也禮告利成尸謖之期也古有尸祭今無尸而告是孝子供養之心自為成也是故可省也曰然則禮不已殺乎曰揖拜多

則筋力匱筋力匱則誠敬衰是故禮以去繁文而全恭敬為貴也昔者季氏之祭逮闇而行日不足則繼以燭君子曰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臨祭不敬孰大焉他日子路與則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退仲尼聞之以由為知禮由此觀之揖拜少畧所以全其恭敬之未衰也而曾是以為殺乎哉説曰家禮追贈舊儀多與道戾故自祝辭而下吾不欲觀之矣夫義不可與奉上謂之怠禮不可與享

親謂之簡二者人道之大忌也今也主正位於上君命宣於前是以臣坐受之也君恩之榮臣子得之莫不歡忭鬼神之情與人同也乃其祝文曰益增哀隕死者宴樂生者哀隕甚非所以對越君親之言也記曰祭不言凶況君命之臨乎夫君命至寵也不敢行於墓懼褻也雖支子必受於廟示重也主降於階下明為臣也北向象受命之義也主返廟而居東俟告祖也古者受策書歸則舍奠於廟子孫有錫命之榮祖考所欲聞也是故

宗子告之告則稱諱父前子名尊無二也故曰廟中不諱古之道也享於中堂猶生而受子孫之賀也告而後祭不先禰而後祖也凡此數者皆孝子之弗忍死其親之仁也

禮廢章

羅虞臣

或問宗子三年之喪祭乎曰喪三年不祭禮也故賀循曰禮在喪不祭祭吉事也其義篤於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也今有三年之喪而祭者不亦首誣於禮乎

曰杜預曰凡喪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其言非與曰春秋譏喪祭謂失禮也杜氏之言蓋春秋時失禮之禮也不足準也曰然則高祖及旁親之父祖無乃以宗子之故而缺食三年乎曰喪主非宗子則持喪而不與於祭喪除然後入廟禮也若宗子則繼高祖之嫡也高祖之廟不可以終年曠祭故以宗人攝之也攝之何如曰大夫士未葬五服未除者祭可廢也既葬則緦麻可攝矣既練則大小

功可攝矣既祥則期可攝矣記曰宗子死稱名不言孝亦攝之之謂也曰古有以衰服祀於几筵墨衰祀於宗廟禮乎曰墨衰非禮也不如攝也曰天子諸侯之無攝何也曰天子諸侯之喪其臣皆衰服三年雖欲攝誰為攝之曰然則有期功之喪祭乎曰不敢以卑廢尊也祭哉祭必卒哭未卒哭則廢故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此之謂也曰禮云緦不祭今卒哭而祭然則不亦輕喪乎曰吾服伯叔兄弟雖期然自高祖視之

皆庶曾孫也禮為曾孫緦至卒哭則緦服竭矣故孔子曰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曰歲有宗人之喪相仍也則如之何曰期功之義重則哀戚深故斷以卒哭若五服之緦雖既殯可也昔者曾子問於孔子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以此準之士之內喪雖緦與衰同也若外喪先緦而後衰其祭也俟衰之卒哭先衰而後緦其祭也雖既殯之末可也何必終

期曰然則庶子之陪祭者有期功而下之喪與乎曰陪祭與主祭不同除服可也曰期功之喪既祭高祖然則死者之父其主亦得與於祭乎曰古者國有喪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後返象生時為凶事聚也既返於廟是故可以祭矣

乾隆御覽之寶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孔廣平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原一

文原　宋濂

余諱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獨文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義烏劉剛楷之弟柏嘗從予學已知以道為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車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秉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

州里之辨方域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畧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

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聲音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

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象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鶩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所

不忝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爍䰟淵運行不息燭地萬熒躔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噏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

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爕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德堙微文氣日削騖乎外而不攻乎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揞者將以蝕夫圜庸者將以混

夫奇瘠者将以勝夫腴硧者将以亂夫精碎者将以害夫完陋者将以革夫博眯者将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氣狥其私滅其知麗其敝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争麗也猸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蠓生死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

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悲哉

余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唯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以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

則國之通衢無荆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為文者不為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屈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㨿龎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浅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予

復悲世之為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畫原 宋濂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形自色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正名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

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以紀載非畫則無以彰施斯二者其亦同歸而殊途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旗旐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賛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

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以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以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註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

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列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彝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寖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唯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

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為才丈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藉甚有薦於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

文說　宋濂

明道之謂文主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

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猶水與木然導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原之不深植木者不憂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之不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且蕃也孰禦聖賢未甞學為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為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為本昌為源溥也彼人曰我學為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烏可以學為

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為工訓詁艱深為竒窮其力而為之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况未必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内無不知矣無不盡矣而不特乎此也反之於身以觀其誠養之於心而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於道而俟其成德果成矣道果至矣視於其身儼乎其有威確乎其有儀左禮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其

言温恭而不早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纎目中律而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家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其可揜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後世也今之為文者則不然偽焉以馳其身昧焉以汩其心擾焉以乖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棼如也家焉而倫理謬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虚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由而發乎發乎心也心烏

在主乎身也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缶而求合乎宫商吹折葦而蕲同乎有虞氏之簫韶也決不可致矣曷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之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因以充氣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甚矣今人之惑也聖賢之為學

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為事亦多矣而未嘗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乎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故耶不浚其源而揚其瀾不培其本而抽其枝不至於槁且涸不止也然則何為而後可為文也盖有方焉聖賢不可見矣聖賢之為人其道徳仁義之説存乎書取而學焉不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徵諸身小則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賁及草木使人

人改德而易行親親而尊尊宣之於簡冊著之於無窮亦庶幾明道而立教輔俗而化民者乎嗚呼何由而得見斯人於斯世也吾何為而不思夫聖賢之盛也虎林王生䋲年甚少讀春秋而好為文問法於予予美其有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文訓 王禕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黄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倀倀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

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於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煙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畯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鞠明究曛疲斃歲月刓精竭思耗費簡劄者

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平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為然而躑躅而不進骫骳而不振思窮力憊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籙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羣言據其體則可以剸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為之先驅氣以為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乎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

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為文之至乎凡吾之說
子豈嘗知之茍知之其試以語吾生曰文之為物貴適
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
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黄對
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擒穠纖喻哢寒暄
豐腴醲酣肱麗娟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弔與賀
牘戚累愊而疊沓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彝儀縟典往來
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

崑其流也漸支為詞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盼風月留連鬬花凌亂振妙韻於沈冥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暌離歡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為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為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為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

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為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刻聖秘而立辯斡天機而生説其賦則句鍊字戛音嚴韻軋藻秀春擷花艷睛掇校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他若宏辭制舉大科别設文法靡不該文格靡不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閫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抜若工若拙三年是力

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轂則遂圜棘聲
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膴仕
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
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
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禄營寵之具耳學古之
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
成式或鍾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於麗牲懸綍之碑
或鏡在封嶽磨崖之壁莫不炫燿崇勳烜焯茂德載丕

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宏奥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攙搪馬班凌厲蔡陳躁躪韓柳玉釆金聲焜焜煌煌鏘鏘鏗鏗袞章繡紋炳炳烺烺繽繽紜紜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韺韺變態類雲霆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褰幽閟以之而著宣遯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為世之模楷名位為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

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後昭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為文也不幾於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諭為王言渙為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洋洋凌厲蓬孛揮霍奮揚或温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轇轕三光封職則氣含雲雨之潤授官

則義炳重離之明勑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烝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區夏陶鑄乎帝皇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文之為用誠莫盛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所聞者乎

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畧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汙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遐方異區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於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知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

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為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矩矱論者以為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寛其賤闕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篡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謭以纖況乎曄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

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兹其所爲難乎太史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于道則末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爲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户分門立言以爲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畧爲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爲文老耼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爲文列禦冦氏以黄老清淨無爲爲文墨翟氏

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黄老刑名為文鬼谷氏以捭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為縱横之文孫武氏吴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為文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為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虚守静出入仙道為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

其文人人殊而其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穿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春

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叅天地以為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為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為文不亦可以為載道之

稱也乎太史公驪然而驚喟然而歎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於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為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吾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

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文旨贈許海嶽沈虹臺二内翰先生　茅坤

孔孟沒而詩書六藝之學不得其傳秦皇帝又從而燔之於是文章之旨散逸殘缺漢興始詔求亡經而海内學士始得以沿六經之遺而轉相授受西京之文號為爾雅其最著賈誼鼂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班固是也晉魏宋齊梁陳隋之間斯道幾絶唐韓愈氏出始

得上接孟軻下挼揚雄而折衷之五代之間寖微寖滅歐陽修曾鞏及蘇氏父子兄弟出而天下之文復趨於古數君子者雖其才之所授小大不同而於六藝之學可謂共涉其津而遡其波者也由此觀之文章之或盛或衰特視其道何如耳秦以來操觚為文章者無慮數十百家其間虎步而鷙攫不可勝數然皆譬之草莽之雄項籍陳勝之亂秦王郎隗囂之奸漢唐之藩鎮宋之金遼特擅兵裂土以相雄於其間而已而帝王之統卒

不外屬區區孱弱之裔顧得以延其不絕者之如帶躬歷數而正名號高拱而議焉何哉得其道而折衷於六藝者漢唐宋是也雖其衰且弱也不得而廢也不得其道而外六藝以興甲兵割山河項籍王郎以下是也雖其强且悍不得而與也本朝劉宋嘗拓門戶弘治正德間北地李夢陽攘袂而呼曰文在是矣倡者叱咤聽者辟易於今學者猶勦而附焉嗟乎聞以之按六藝之遺及西京以來作者之旨然乎否耶得非嚮所謂草莽而

竊者邪傳不云乎聖人沒而微言絶此予所以嘗私為之絫欷而不能已也友人新安許君海嶽姑蘇沈君虹臺並鏡志於六藝之道而得其深者也抱古之文後先崛起江以南今且聯珮於承明著作之庭於是作文旨以貽之嗚呼世皆以予騃且非笑之矣獨二君子以古之作者自信而不惑於流俗者也倘聞予言得無異同而頷之者乎

原文　孫慎行

予頗慕古得往者名家言輙欣誦之企焉而瞠若後也每誦之即竒正紛起並犇然當于心辟諸酸醎異味皆適口矣雖然即所犁然當者而或攬之未竟或撫卷以思則又若嘸然有所不盡而淵淵乎津津乎其别有觧者何也嗚呼是文之真也今夫文生於變變生於有所不盡故造化不盡而人發之古所不盡而後之人發之聖賢所不盡而發之竒人偉士文人又不盡而田夫野老發之斯變之至也曩令造化而果足盡也即造化之

文章或幾乎窮文之在人也曰修意曰修辭其在修辭者必絀意文固不以意盡也即修意則亦必絀辭不然則文亦以辭而盡也即辭意合矣而俶詭正平莁軌清夷翰黯漫衍遞相絀无已又其甚也高者下卑者昂清者涸洿者揚即絀而无當未始盡也夫唯不盡而後見文也不盡故鼓舞無端而變愈以繁且吾一心耳而昔之所是今或非之昔之所非今或是之其將謂昔盡乎今盡乎即吾覩之往而嘸然不盡者豈果彼之未工此

之已得乎倘令還而觀之彼未嘗不自為盡也是我之觀又益之不盡者耳夫卯之毛雞之三足世無有也海外九州不得而觀也車之入穴不可以致思也然而人心皆及之者變固不盡也獨文異哉莊周云天籟之鳴吹而不息此亦一無窮彼亦一無窮蓋士衡不能賦其原昭明不能闢其藩希元不能正其末矣吾獨怪世之持一察迷大觀也其一察也而文且病雖然唯一察也而各私智能不相為下矻矻焉窮敝日力逞流極支而

文乃相靡相衍於無窮況大觀者其變之不可盡更如何吾於是有覺焉作原文

法原 王樵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其來尚矣周禮始有其目曰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凡二千五百至穆王之時五刑之屬增至三千魏文侯時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曰盜法曰賊法曰囚法曰捕法曰雜法曰具法商君受之以相秦而多變

古法法令繁苛漢高帝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除秦苛法兆民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皆受此戮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遂令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立部主見知之法益事律興律廐戸三篇與李悝六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文帝除肉刑以髡鉗城旦舂代黥笞三百代劓

笞五百代斬趾景帝元年定笞五百者曰三百笞三百者曰二百中六年又減笞三百者曰二百笞二百者曰一百至武帝時徵發煩數民窮犯法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張湯撰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撰朝律六篇與前合共六十篇曹魏采漢律定為新律十八篇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有劫略律自盜律內分有詐律自囚律內分有毀亡律自賊律金布律內分有告劾律自囚律廄律內分有繫訊律有斷獄律並自囚律興律內分

有請賕律自盜律雜律內分有興擅律取興事以擅事附之有留律並自興律內分有警事律有償贓律有免坐律凡所增定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　晉就漢九章又增十一篇改舊律曰刑名法例分囚律曰告劾曰繫訊曰斷獄分盜律曰請賕曰詐偽曰水火曰毀亡又因事類而設者曰衛宮曰違制曰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　梁天監初定律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

曰賊叛五曰詐偽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户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毁亡十五曰衛宫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　後魏起自北方刑法峻急每以軍令從事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至於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則又太無法矣殆闕俗也孝文泰和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

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刼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　北齊初因魏舊後定齊律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户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鬬訟八曰盜賊九曰捕斷十曰毁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采魏晉故事其制刑五一曰死刑重者轘之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

可降鞭笞各百髠之投於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耏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百又加笞五歲者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髠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　後周定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

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宫十曰市廛十一曰鬬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偽二十一曰請賕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刑一曰杖自十至五十凡五等二曰鞭自六十至百凡五等三曰徒自一年至五年亦五等徒一年者鞭六十笞一

十自二年以上皆加鞭笞有差四曰流自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亦五等皆加鞭笞有差五曰死刑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　隋文帝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户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鬭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煬帝新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宫三曰違制四曰請賕五

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鬬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廄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僞十八曰斷獄亦凡五百條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於罪者則斷以律律之為書因隋初之舊篇目同其刑五一曰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流五

曰死自隋以前死刑有五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凡五等流刑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凡三等死刑止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然隋文帝性刻深至於殿前決人盜一錢亦死而煬帝昏亂盜賊蜂起更為嚴制民不聊生唐高祖起義入京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刧盜背軍叛逆者死武德二年又頒新格五十三條太宗即位定律五百條於隋

世舊律減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條入徒者七十一條玄宗刪定律令格式總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初格十卷至今前代之律皆不傳傳者唐律也　五代時周世宗命竇儀觧律名曰刑統本文是歷代相傳注字是世宗所修　宋初止用編勑勑條太祖時所修至神宗元豐中因執政上所定勑令諭安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彼效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勑修書者要

當知此朱子曰神廟天資絶人觀此數語真是分别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所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贈之類只依箇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效之之謂也令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為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未然勑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勑在後今但欲尊勑字以勑居前殊非當時本旨又曰律輕而勑重今世斷獄只用勑勑中無方用

律又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宋莒公曰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謂子不從父不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元之刑書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大約纂輯世祖以来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自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為加減流則南人遷北北人遷南不定里數死刑則有斬

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笞杖之數十減為七者世祖嘗言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故每數至七而止而缺其三也逮乎我明肇基遂生聖人復萬古之綱常定三尺之明法其損益雖因乎前代而品裁一出於聖心凡舊律輕重失當者正之文意艱奥者顯之條目分散者併之有倫有要使人易讀易曉易避難犯作我明之一經垂憲章於百代嗚呼至哉因聖人之法見聖人之心斯世斯民日遷善遠罪

而不自知其所由來者深矣

原智　趙統

傳言聖人周身之智故無死法此特自慰之辭耳千古之大智宜莫如舜舜之當瞽瞍箕子與周文之當紂孔子之當匡人與桓魋要皆死地死法云爾匪曰化之處者也曲為善處是之謂權傳不云乎微服過宋一物釋西伯可以觀跡矣要亦遇乎爾此猶三代以上之處也三代以下以言為諱矣夫智而含言言以行知言且諱

矣智將安出令夫士孰非誦法孔子姑以言究之孔子曰聖人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此特一時几席間語耳使揚於王庭傳簡策人將曰非聖鮮不敗言夫後人之欲自聖者豈少哉莽𥳑武㦸亦曰頌聖自聖者每切於不聖夫漢唐之死市者豈少哉孔子之論人之孔惡也又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夫善人已自不得而見之矣天下之善者無幾而取善於鄉乎鄉無一善何所決擇夫天下之惡里也豈直一閼黨互鄉而已邪將孔子

不自免矣夫孔子智欲擇里昔叔孫武叔為毀也不知何辭一言薄父已阻孟子或及出妻將速魯訟所何為智且後世人之所謂善人皆富貴利達者也而鄉稱善士類為左道善之趣譽如水就下非古之所謂鄉愿必後世之謂憝少也一言之譽衆口交贊一言之毀百犬吠聲故古語曰一人毀之而有餘又曰鄉乏不貳之老又况亂之以官有行私之吏朝有善言之臣氤氳媒櫱粧揑瘢垢錮為奸黨以隕國是君子之退縮以自處也

如雜草圍獸難乎其為狐蘭特麒矣而况妒名己才以相襲麒趾而撲蘭馨者乎辯如韓非竟以辯死智如晁錯卒以智死非多其智與辯也而况不智不辯者乎聖人其如智何哉嗟夫毁譽者人之情也是寓褒貶以别善惡以為天下刑賞勸懲然執此以求勝一夫之私耳誣上行私是為朋黨且以動搖天子誣上罔下至闗上下之交以激衆憤奸天地和氣而上下病之昔孔子之周流也非必罪春秋之諸侯也假使歴轍漢唐亦徒老

耳且君之不黨亦無如黨何退而不進上也退且防毀毀且畏訟故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又曰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哀世之苦辭也古今之死市者豈必皆有死法哉是以君子不貴智也用智之術莫如忘智亦莫如藏智忘智者刓廉刷恥土木形骸不識不知如鹿與豺墮網逃獵死生往來以幸不死野不絕鹿也藏莫如老子存玄守黑和光同塵不為禍始不為福先或庶乎容於世矣然青牛且西出乎流沙且我之愚人將欺之弱人

將陵之心可剖而肝可炙也竟如藏何是故君子貴之命也命不在天亦不在人勢之順至君子存存俟死為終有死即正龍蛇之蟄不性決命將焉用智為莊子曰周將處乎才不才之間君子之逃世者也智不智之間本無善地也

原訟　張弼

訟者公言也所以攻夫不公者人莫不有之不特人也凡有血氣者莫不有之不特有血氣者凡物之相戾者

莫不有之故聖人觀諸乾坎而名之曰訟天水相違也坎險而內乾健而外險健相乘而成訟則聖人有以見人情之變言不盡公矣是故訟之始義之激也智之致也人物皆有之其弊也義之賊也智之蔽也君子之所深惡恒人之所弗尚小人之所樂為無弗公言矣鑿空扇虛醜詆巧刺變亂黑白顛倒邪正順其欲者跖蹻為賢非其志則夷齊為汚蔓延流衍莫知底極蓋日甚焉雖明者不能眩矣習經好文之士宜痛絶之也然以天

下觀之南土則文於北土者也北土寡訟而南土之訟乃繁以南土較之江右若文於諸邦矣諸邦寡訟而江右之訟實繁何哉豈習經好文之士反工為口語巧於訐訕乎古稱鄒魯之士斷斷守禮不聞其蠹政毒民如是也豈經不當習文不當好耶豈小人鄙夫假經詭文以飾其詐耶彼習經好文卒為賊義蔽知之事何若椎魯樸陋者目不識書而自信其天耶南海陳公夢祥由大理寺副拜江西僉事其操高其學碩熟爛天下之故

者於其行予原訟以問之必有以復我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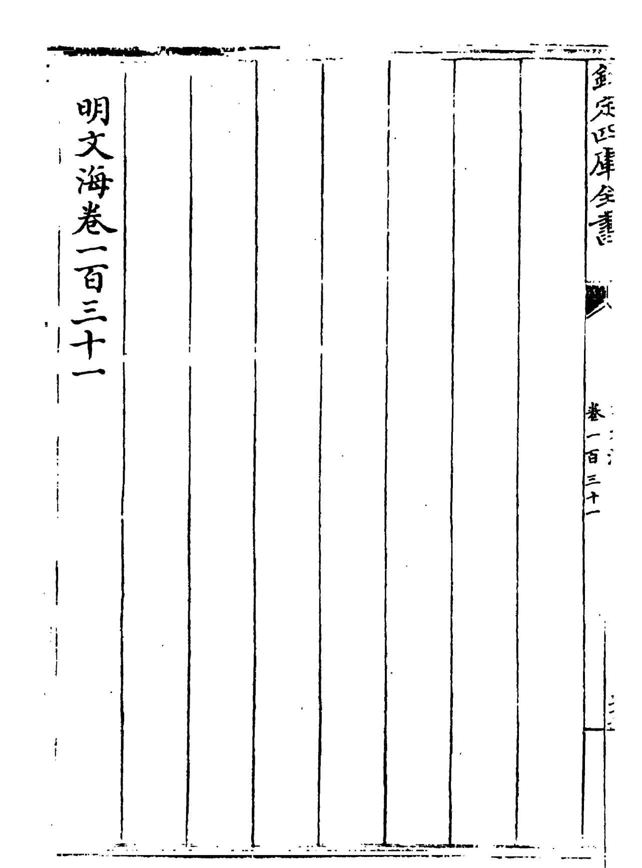
原新法　周思兼

大臣之道可以相濟而不可以相忌也夫苟有相忌之心則惡人之勝己而樂其無成惡其足以勝己則所以排擊而擠陷之者無所不用其謀而樂其無成則從中扼之以害其功而後持其所短必逐之而後已故新進之士常樂於紛更以圖天下之大功而大臣從而壞之則天下之事始決裂潰散不可以復收而國家之勢日

傾天下之禍鮮不自斯人為之哉夫介甫尼於外者幾二十年而天子一旦首拔而用之故奮身決策以新天下之政而國家之所以憤抑而不振者皆思所以整頓之以庶幾於夏商周之盛而稱有宋之元臣於是廣儲蓄寛揺役積兵馬以攘遼夏之横皆宋氏之所未講而大臣之所駭且愕天下之所共驚而莫知其誰何者也故介甫之法雖所以病天下而天下不能無疑雖所以濟國家之用而天下之安於其故者不能遽去彼而從

我夫其不能無疑而不欲遽從我也而一二大臣首以身當之而必求其無獘則介甫之法未必不足以興宋氏之治而成大功而富韓輩從而擠之嗚乎法未行而先擠之已不足以鎮服天下之心而况其所擠者又當世之望人則豪傑之士共起而攻新法以求工其所甚難夫人臣害其功而豪傑之士又羣起而攻擊之則新法不可以一日行故不得不引小人之有才者以自輔而小人既衆遂至於亂天下之事而卒無成功宋氏之

禍未必皆王氏之罪而二三大臣亦與有責也介甫判西京而韓魏公方為留守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寢以自苦於學而魏公笑之以為狂嗚乎魏公果知王氏者哉而王氏既去元祐大臣各立黨以相攻擊而免役一法爭之而不已此則介甫之所竊笑而不為者也擠介甫之政者固元祐之大臣而犯介甫之政者又皆元祐之黨鍛鍊而成之然則讀介甫之傳者又何以白其公議於天下也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一